

捐躯报国

英雄陈怀民

与“红武士”同归于尽

1938年4月29日，是日本的“天长节”（日本昭和天皇生日）。日军出动36架飞机，空袭武汉。

猖狂的日军，妄图以空中大捷，庆贺天长节。中国空军洞察了这一切，与苏联志愿航空队一起，升空迎击。

那天，许多武汉市民不顾生死，拥上街头，甚至登上高楼，伸长了脖子，仰望中国战机与日本战机的激烈决斗。

陈怀民驾驶的战机，左冲右突，猛烈开火，击落了两架敌机，底下的老百姓拍手称快。

这不是陈怀民第一次在空中作战。

他虽然年轻，却已参加过保卫华北、上海、南京等多次战斗，经历过无数次死里逃生。

1937年9月中旬，南京上空大战。他击落敌机，战机中弹，他迫降战机时，撞在一棵大树上，他被弹出机舱，身体夹在树枝上。

他的鼻梁骨当场折断，两只眼球都差点被挤爆了，全身受伤。宋美龄去医院探望，称他是“中国空军的骄傲，了不起的英雄”。

那天，陈怀民击落两架战机，武汉市民欢呼声一片。然而，他迅速成为敌机群起攻击的目标。

5架敌机从各个方向，将他死死地包围起来。

当时，陈怀民的身上已经中弹了，飞机油箱也已中弹起火。如果跳伞，他还有生还的可能。

他忽然看到一架日本敌机上有红武士的标志。在日本，战无不胜的士兵才能称为“红武士”。



陈怀民的飒爽英姿

有这样称号的人，整个日本只有几十人。而驾驶敌机的，正是日本人引以为豪的神话人物——高桥宪一，他也是这次“4·29空战”的领队。

悲壮的一幕发生了：

突然，陈怀民翻转180度，朝高桥宪一的战机狠狠地撞去。

两条火龙翻滚着，坠落滚滚长江。

陈怀民与高桥宪一当场机毁人亡。

陈怀民的壮举，激励着战友们。那一次空战，中国空军一共击落日机21架，是抗战以来最辉煌的空战胜利。

当时，作家老舍也在武汉。他

在《八方风雨》中这样回忆：

四月二十九日与五月三十一日的两次大空战，我们都在高处观看。看到敌机被我机打伤，曳着黑烟逃窜，走着走着，一团红光，落了下去；有多么兴奋、痛快呀！

胜利固然大快人心，然而，陈怀民却永远离开了。那年，他才22岁。

陈怀民的追悼会上，两万多武汉市民前来哀悼。周恩来亲自献上花圈，上面写了八个字：“义薄云天，捐躯报国。”

抗战胜利后，武汉市政府将汉口日租界一条小街，命名为“陈怀民路”，纪念这位英勇的空中英雄。



1938年武汉“4·29空战”时，市民围观。

女友跳江自杀

陈怀民走了，留给爱人和亲人无尽的伤痛。

王璐璐在报纸上看到陈怀民牺牲的消息，当场昏了过去。

醒来后，她有些神经失常，却还是急急地赶到武汉奔丧。

当她得知陈怀民葬身于长江，便一个人失魂落魄地跑到江边。

那是她来武汉时，常跟他一起散步聊天的地方。

江风习习，浪潮滚滚，一切依旧，身边却没有了他。

他曾说过很多遍，作为抗日战士，他终有一天会牺牲，希望她不要难过，也不要耽误青春。

她以为他只是吓唬她，只是让她做好最坏的打算。

她还曾无数次地幻想过他们的婚礼。

抗战胜利时，举国同庆时，她为了他穿上最美的嫁衣，迎上他灼灼的目光。

然而，这一切都随着陈怀民的战机，消逝在滚滚长江中。

她一边流泪，一边回想着往昔的甜蜜，决然地一头扎进滚滚长江，追随恋人而去。

她甚至来不及知道，就在陈怀民牺牲的前几天，他在日记里写下对她的刻骨思念：

为你，我爱恋发狂，
为你，相思成疾你不知。
今生能否再见你？
我只愿在你唇边再沾，
那我一生也幸福。



王璐璐

妹妹的三封信



陈怀民、陈难兄妹合影。

哥哥走了；哥哥的女友投江自杀；母亲因为过度伤心，哭瞎了双眼。

这真是陈家的大灾难。

陈怀民的妹妹，原名陈天乐。为了纪念哥哥，她把名字改成了“陈难”。

陈难并不是一个平凡的女子，她17岁时，就是宋美龄的贴身警卫，但最为人称道的，是她跨越民族的宽容与博爱。

陈怀民拼死撞击的那名日本“红武士”，名叫高桥宪一。

人们在高桥宪一的尸体血袋里，发现他妻子美惠子的照片，以及他们来往的书信。

美惠子在信里写道：“做了飞行员的妻子，总是过着孤凄的日子。所以我时而快乐，时而悲痛，内心深处总是在哀泣着。”

读了美惠子的家书，陈难深受触动。作为飞行员的家人，自己何尝不是这样：总是交杂着自豪与忧惧。

1938年5月31日，陈难给美惠子写下第一封信：

怀着痛失胞兄的心境，使我设身处地地想到你失去丈夫的心境，想到中日人民竟如此凄惨地牺牲于日本军阀的错误政策下。怀民哥和高桥君同归于尽，并不是发泄对高桥君的私仇，他们并没有私人的仇恨，他们只是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力量粉碎了他们自己……我恨不能立刻见到你，与你共度友爱的生活，我决不会仇恨你，我深深了解你们被疯狂军阀压迫的痛苦。我还得告诉你，我是厌恶战争的，但我们中国为了抵抗侵略而战，这种战争是维护正义和人道的战争。这意义和贵国不同。如果贵军阀对于中国的残暴行为和强占中国领土的野心一天不停止，我们每一个中国人，不分男女老少，都将参加到更猛烈、更强化的斗争中去，即使粉身碎骨，也绝没有一人会屈服……我盼望有一天让我们的手互相友爱地握着，心和心相映着，沉浸在新鲜的年轻人的热情里。我们有理由为这个信念而努力。祝你为全世界和平而奋斗！

写完这封信后，陈难把文字拿给当时在武汉的作家郁达夫，希望他能润色修改一下。

郁达夫看完以后说：“心灵之作，不必修改。”

这封公开信发表在1938年6月5日的《武汉日报》上。后来被译成多国文字，在全世界传播。

只是，美惠子并没有看到。

1987年4月29日，陈怀民殉难49年祭日，陈难给美惠子写下第二封信：

每年的4月29日都在思念您，关心您，以深沉的心情悼念着死者，牵挂着幸存者……

信中，她希望美惠子能来中国，携手去当年空战的地方，安慰昔日同归于尽的两个灵魂，好让他们永远安息。

可是陈难一直没有联系到美惠子。很多年来，她通过一些亲友，不断地在日本寻找她。

1990年10月，满头华发的陈难终于打听到美惠子的下落。原来，她在丈夫战死后改嫁，移居到其他地方。

那年，美惠子已是71岁老太太了，她听说远在中国的陈难几十年来为她所做的一切后，感动得泣不成声。她恳请来访者转达她对陈难的感激之情。

一个月后，陈难给美惠子写下第三封信：

尽管我们俩国籍不同，远隔海洋，但我们的心是相通的。让我们像亲姐妹一样，为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作出贡献。

国仇家恨面前，陈怀民的妹妹选择了宽恕与大爱。她以博大的胸怀，企盼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，这是对英雄烈士最好的纪念。

老照片由宁波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提供